

嶺大英美校結盟研高教管理

聚焦亞太歐亞比較 籌辦碩士課程 建平台廣交盟友



■右三起為呂漢光、莫家豪和校長鄭國漢。

黎恣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恣）為加強院校間的國際合作及研究，嶺南大學與英美兩地的教育機構，包括倫敦大學學院教育研究院全球高等教育中心及美國的亞太高等教育研究合作平台組成「高等教育聯校研究聯盟」，為高等教育及相關政策和管理的國際性研究提供平台，特別聚焦於亞太及歐亞地區的比較研究。嶺大亦正與多所海外大學籌辦國際高等教育及管理一年制碩士課程，計劃在2017/18學年招收30名至40名學生。

嶺大昨日在鄺活森圖書館舉辦高等教育聯校研究聯盟成立典禮，該聯盟由嶺大與英國的倫敦大學學院教育研究院全球高等教育中心及美國的亞太高等教育研究合作平台共同成立，並獲英國巴斯大學國際高等教育管理、倫敦國王學院國際發展學系及巴斯思巴大學博雅教育國際學院的支持。

冀推政策發展管治研究合作

校方希望上述聯盟可以推廣高等教育及相關政策、發展及管治方面的聯校研究合作；尋求與地區和國際頂尖院校合作，進一步提升高等教育政策和管治；為夥伴院校及其學者提供在國際上發表著作的機會；舉辦活動建構學習群體；及提供研究生課程及交流。

嶺大副校長莫家豪表示，聯盟主要關注多個議題，包括全球大學教育普及化、院校受到大學排名下如何調整管理及政策，以及大學該如何發展以幫助學生適應就業市場等。他指以往較少機會作有系統和持續性地討論國際高等教育相關議題，現時成立聯盟則可建立平台，同時亦歡迎其他教育機構參與合作。

鼓勵大學管理在職人士就讀

在聯盟的支持下，嶺大正與夏威夷大學、巴斯大學和寧波諾丁漢大學籌辦全新的國際高等教育及管理碩士課程，並鼓勵有工作經驗，且在大學負責管理的在職人士就讀，嶺大市場及國際企業學系系主任呂漢光表示，課程貼近現時高等教育管理的情況，例如現時社會及大學均重視大學排名，以往絕少有關這方面的科學化討論，而其中一科亦有關於大學品牌（University Branding）建立，讓學生了解到現時大學不只是着重教學，同時亦重視品牌。此外，合辦的大學會互相分享教學資源，來自不同大學的學者都會到當地交流，讓學生接觸不同的教學訓練。

莫家豪又提到，在一年制課程中，學生有機會到海外大學參與暑期課程，包括到夏威夷大學、巴斯大學和台灣的中正大學，嶺大以至各地學生可互相交流，放眼國際，畢業後惠及當地的高等教育。上述大學亦正籌辦高等教育管理的專業文憑。

教聯會冀中史科增吸引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教育局就修訂初中中國歷史科課程的首輪諮詢昨日完結，其中教聯會回應指，歡迎當局提出的修訂建議，使其與時並進，但認為落實細節更需深思熟慮，使學科更具吸引力，包括研究引入新的教學方法，並提供支援新課程的教學資源。該會亦呼籲局方多聽前線教師意見，協調不同史觀的中史科老師，一同打造生動有趣的中史科課程。

教聯會表示，修訂課程大綱必須要有客觀學術標準，教學過程亦要客觀持平，尊重史實，不受政治立場或情感喜好所左右。其中，就修訂方案建議精簡朝代治亂興衰史和加重文化史，並把香港地方史放在歷朝及至近現代史的框架內，該會認為這能讓學生對中國歷史有較全面的認識，提升學生興趣，其框架較平衡，值得支持。

欠港社會歷史 課時亦嫌不足

不過，教聯會認為諮詢課綱僅得香港與國家一小部分的互動與影響，缺乏香港社會的歷史，包括沒有提及香港如何由一個小漁村發展到今天的國際城市，港英時期的香港社會發展亦欠奉，質疑「課程內的香港史徒具形而實不足」。該會又指，學校要在原有課時教授舊課程已甚為倉促，現要加設文化史、香港史，無疑加重師生壓力，認為「問題的源頭乃是課時不足，故教育局需同步關注此問題，才是治本之策」。

去年，我們過了一個很有冬日氣氛的聖誕節。我們一起參加了北京幼兒藝術學習交流團。首先參與了為期3天的第三屆兒童藝術教育國際論壇。來自不同地方的學者匯聚一堂，從環境設計、文化歷史、教學設計等多方面，分享他們對兒童藝術教育的獨特看法。百多名來自中國不同省市的幼兒教師都專注聆聽及發問，學習氣氛非常踴躍。



■兩位筆者早前參加了北京幼兒藝術交流團。 教大供圖



幼教方式花樣多 北京交流啓發足

無稿剪紙激發觀察力

最令我們印象深刻的是一名講者講述有關「無稿剪紙——靈感取材」的議題，其中展示出很多民間傳統的剪紙，譬如動物和花朵，甚至一些生活上的情境細節，原來也可成為剪紙的題材。當地教師以北京天氣霧霾的情況，引入了「如何對抗霧霾」的剪紙主題，引發幼兒利用剪紙來表達日常生活經驗，其中一個驚喜的作品是「口罩超人」，幼兒以簡單的剪紙線條勾勒出雲霧和超人對決，想像力豐富！這與我們印象中的傳統剪紙很不一樣，也激發我們對日常生活的觀察力和細膩度。

期間我們也參加了2天的剪紙工作坊，看到身邊的老師們拿起剪紙，不需要起稿，隨手就即可剪出活靈活現的蛟龍，我們實在有點汗顏。不過，在老師大量圖片的激發下，我們靈機一觸地剪了一個充滿香港特色的雞蛋餅，作為初次的嘗試，我們應該算是不錯了。在過程中，我們感受到剪紙如何提升專注度、耐性及勇於嘗試的態度。

勇剪尖形橙表達想法

之後我們又到了北京新中街幼兒園進行了3天實習。雖然時間不長，但臨別時跟幼兒還是依依不捨……現在說起，又在想念他們了！北京的小孩與香港的一樣可愛，從這次觀察中，看到北京的幼兒對學習甚為主動、勇於自行嘗試。例如在進行剪紙活動時，幼兒手執剪刀，不需起稿便手起刀落直接在紙中剪出圖形，充分表現出勇敢嘗試的態度。他們亦善於以作品表達自己的想法，猶記得有一天的剪紙主題是水果，有一名小孩把圓形的橙剪成了三尖八角的，老師問他為何他的橙這麼特別、是尖尖的，本以為他會告訴老師剪錯了、並嘗試把邊緣修得更圓。誰知他停了一停，之後執起剪刀把橙剪得更尖，並回答老師這是剝皮後的橙，他的觀察力及表達能力讓我們感到十分驚喜。

「操作角」內親手榨果汁

對比兩地的幼兒，香港的幼兒花較多時間在寫字上，加上北京的幼兒園是全日制的，有更多探索學習的機會，例如課室每個角落均設置不同類型的遊戲區，如角色扮演、自由藝術區等，小孩能自選漂亮的服裝與同伴扮演不同職業；或自由到藝術區選取喜歡的材料製作喜歡的作品，每天寓學習於玩樂中。

一個課室的「操作角」設置了一部小型榨果汁機，小孩能親自動手，把新鮮水果榨成果汁。完成後，他們斟了一杯橙汁給我們，辛苦榨成的果汁確實甜在心頭呢！這些寶貴經驗將成為我們日後教學的重要參考。

■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榮譽學士課程學生 周琳、李巧鈴（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浸會大學昨日為本年度的國際作家工作坊活動揭幕。

浸大供圖

六國際作家浸大分享心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提升校園文化氛圍，同時讓作家體驗香港的文化和生活，香港浸會大學今年續辦「國際作家工作坊」，主題是「書寫世界」，校方邀請了6位國際作家訪校1個月，包括美國詩人布萊恩·金、史提芬、印尼小說家及紀實文學家阿斯瑪·娜迪亞、尼日利亞/芬蘭紀實作家米娜·莎樂美、土耳其詩人梅莎·雅尼婭、馬來西亞作家及畫家龔萬輝、中國內地小說家林白。各人將與校內師生及公眾分享寫作經驗和創作心得。

在昨日舉行的歡迎茶會上，浸大校長錢大康、署理文學院院長陳致、國際作家工作主任安可思、多位學者和文化界人士一起歡迎6位作家，而作家們亦親自朗誦自己的作品，並送贈書作給浸大圖書館。

本年度國際作家工作坊將舉辦一系列公開活動讓公眾參與，包括明日下午3時於浸大善衡校園邵逸夫大樓RRS905室舉行的國際作家講座、同日下午8時於中環藝穗會舉行的公開朗誦會。

至於中文創作坊「觀·想·讀·寫」則於本月4日下午6時半假座浸大善衡校園進行。另外工作坊亦包括：華文作家講座「海內外的華文書寫」、華文作家講座「小說的改造：文學創作與現實世界」等活動。有關國際作家工作坊的活動和作家資料，可瀏覽網頁<http://www.hkbu.edu.hk/index.php/Programmes/visiting.html?year=2016>，查詢及留座電話為3411 7173。

恒管國家語委續合作普測



■恒生管理學院近日與國家語言文字改革委員會普通話與文字應用培訓測試中心，簽署新一輪合作協議。 恒管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恒生管理學院校長何順文與國家語言文字改革委員會普通話與文字應用培訓測試中心主任張世平，於10月28日在「國家普通話水平測試在香港開展二十周年紀念論壇」上簽署了新一輪為期5年的普通話培訓測試合作協議。

國家教育部副部長、國家語言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杜占元，教育部語用司司長姚喜雙，教育部國際司港澳台辦主

任劉錦，香港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主席黃嘉純及香港教育局常任秘書長黎陳芷娟等見證了簽約過程。

恒生管理學院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成立於2013年6月，3年來提供了「普通話測試試前輔導班」及「普通話朗誦技巧及評判訓練」等多個培訓課程；並舉辦了6屆「普通話水平測試」，測試人數近千人，其中97%達到恒管普通話出關試標準。

也常有齟齬。目前詞典的處理多為：「做」主要用於造句，「作」主要用於構詞。

具體來說，又可以用下面的5點小提示，記住「做」與「作」用法的區別：

1. 以zuò 開頭的動賓詞組，全用「做」，例如：做生意、做學問、做準備、做文章、做記號、做手腳等。
2. 以zuò 結尾的多音節詞，全用「作」，例如：讀作、叫作、看作、裝作、理解作、登記作等。
3. 以zuò 開頭雙音節詞，按照習慣的用法取字，例如：做東、做工、做活兒、作案、作罷、作弊等。
4. 成語或四字格固定結構中，按照習慣用法取字，例如：好吃懶做、小題大做、做賊心虛、白日做夢、始作俑者、作壁上觀、作惡多端等。
5. 在用「做」、「作」兩可的情況下，要做到局部一致。

從上面的分析看，希望能讓大家明白語言具有約定俗成的性質，其次也請大家多留心詞語的寫法，更好地掌握普通話中「做」與「作」的不同用法。

■李斐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簡介：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創辦於1979年，宗旨是通過研究、出版、教學、交流、合作等方式促進中國語文工作的發展。



語言是約定俗成的，大多數人怎麼說，大家就會怎麼說。語音如是，語法如是，用字用詞亦如是。然而，在學習、使用普通話的過程中，「做」與「作」二字常常令人困惑，何時用「做」，何時用「作」，還真是令人不知所措。

「做伴」「作伴」古人皆用

就拿「作伴」和「做伴」這兩個詞來說，「做」和「作」兩個字古人都會使用。杜甫那首著名的七言律詩《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其中頸聯「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歷來為人所傳誦，「作伴」一詞自古至今幾成定論。

白居易的小詩《池窗》云：「池晚蓮芳謝，窗秋竹意深。更無人作伴，唯對一張琴。」也是如此。明人馮夢龍三言系列中的《喻世明言》，其第一篇故事《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就有「這蔣世澤割捨不下，又絕不得廣東的衣食道路，千思百計，無可奈何，又得帶那九歲的孩子通行作伴，就教他學些乖巧。」可以見得，自唐代至明代都有人用「作伴」表示「當同伴」的含義。

再看「做伴」一詞，古人也常使用。例如元代無名氏的《桃花女》第三折中有「我有些害怕，他家有什麼小兒兒，着一個來與我做伴咱！」到了明代的《水滸傳》，在第五十三回《戴宗二取孫勝，李逵獨劈羅真人》中有「小可願往，只是得一個做伴的方好。」再到清代，《紅樓夢》第四十八回中也說「我也多個做伴的，你也遂了你的心。」

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漢語和近代漢語中，「做伴」與「作伴」都會被人使用。現代漢語傳承古代漢語及近代漢語而來，所以這種一義雙詞或多詞的現象給現代人常常帶來了很多困惑，也為漢語的詞庫增加了冗餘的負擔。

韻調一樣意義交叉

那麼在現代漢語（普通話）中，到底該用哪個呢？隨手翻看《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也就是目前最新的一個版本，內文只收「做伴」詞條，而無「作伴」。不禁覺得奇怪，看來很有必要把「做」與「作」的分別好好跟讀者分析分析。

在普通話中，「做」與「作」都讀為zuò，韻調全一樣，在意義上也有交叉，人們對什麼場合用什麼字